

隋書

唐魏徵等撰

隋書

第一卷
一三至卷二一（志）
冊

中華書局

隋書卷十三

志第八

音樂上

夫音本乎太始，而生於人心，隨物感動，播於形氣。形氣既著，協於律呂，宮商克諧，名之爲樂。樂者，樂也。聖人因百姓樂己之德，正之以六律，文之以五聲，詠之以九歌，舞之以八佾。實升平之冠帶，王化之源本。〔記曰：「感於物而動，故形於聲。」夫人者，兩儀之播氣，而性情之所起也，恣其流洩，往而不歸。是以五帝作樂，三王制禮，標舉人倫，削平淫放。其用之也，動天地，感鬼神，格祖考，諧邦國。樹風成化，象德昭功，啓萬物之情，通天下之志。若夫升降有則，宮商垂範。禮踰其制，則尊卑乖，樂失其序，則親疎亂。禮定其象，樂平其心，外敬內和，合情飾貌，猶陰陽以成化，若日月以爲明也。〕

〔記曰：「大夫無故不撤懸，士無故不撤琴瑟。」聖人造樂，導迎和氣，惡情屏退，善心興

起。伊耆有葦籥之音，伏犧有網罟之詠，葛天八闋，神農五弦，事與功偕，其來已尙。黃帝樂曰咸池，帝嚳曰六英，帝顓頊曰五莖，帝堯曰大章，帝舜曰簫韶，禹曰大夏，殷湯曰護，武王曰武，周公曰勺。教之以風賦，弘之以孝友，大禮與天地同節，大樂與天地同和，禮意風猷，樂情膏潤。傳曰：「如有王者，必世而後仁。」成、康化致升平，刑厝而不用也。古者天子聽政，公卿獻詩，秦人有作，罕聞斯道。漢高祖時，叔孫通爰定篇章，用祀宗廟。唐山夫人能楚聲，又造房中之樂。武帝裁音律之響，定郊丘之祭，頗雜謳謠，非全雅什。漢明帝時，樂有四品：一曰大予樂，郊廟上陵之所用焉。則易所謂「先王作樂崇德，殷薦之上帝，以配祖考」者也。二曰雅頌樂，辟雍饗射之所用焉。則孝經所謂「移風易俗，莫善於樂」者也。三曰黃門鼓吹樂，天子宴羣臣之所用焉。則詩所謂「坎坎鼓我，蹲蹲舞我」者也。其四曰短簫鐃歌樂，軍中之所用焉。黃帝時，岐伯所造，以建武揚德，風敵勵兵，則周官所謂「王師大捷，則令凱歌」者也。又採百官詩頌，以爲登歌，十月吉辰，始用蒸祭。董卓之亂，正聲咸蕩。漢雅樂郎杜夔，能曉樂事，八音七始，靡不兼該。魏武平荊州，得夔，使其刊定雅律。魏有先代古樂，自夔始也。自此迄晉，用相因循，永嘉之寇，盡淪胡羯。於是樂人南奔，穆皇羅鍾磬，苻堅北敗，孝武獲登歌。晉氏不綱，魏圖將霸，道武克中山，太武平統萬，或得其宮懸，或收其古樂，于時經營是迫，雅器斯寢。孝文頗爲詩歌，以勗在位，謠俗流傳，布諸音律。大臣馳

騁漢、魏，旁羅宋、齊，功成奮豫，代有制作。莫不各揚廟舞，自造郊歌，宣暢功德，輝光當世，而移風易俗，浸以陵夷。

梁武帝本自諸生，博通前載，未及下車，意先風雅，爰詔凡百，各陳所聞。帝又自糾擿前違，裁成一代。周太祖發跡關、隴，躬安戎狄，羣臣請功成之樂，式遵周舊，依三材而命管，承六典而揮文。而下武之聲，豈姬人之唱，登歌之奏，協鮮卑之音，情動於中，亦人心不能已也。昔仲尼返魯，風雅斯正，所謂有其藝而無其時。高祖受命惟新，八州同貫，制氏全出於胡人，迎神猶帶於邊曲。及顏、何驟請，頗涉雅音，而繼想聞韶，去之彌遠。若夫二南斯理，八風揚節，順序旁通，妖淫屏棄，宮徵流唱，翱翔率舞，弘仁義之道，安性命之真，君子益厚，小人無悔，非大樂之懿，其孰能與於此者哉！是以舜詠南風而虞帝昌，紉歌北鄙而殷王滅。大樂不索，則王政在焉。故錄其不相因襲，以備于志。周官大司樂一千三百三十九人。漢郊廟及武樂，三百八十人。煬帝矜奢，頗玩淫曲，御史大夫裴蘊，揣知帝情，奏括周、齊、梁、陳樂工子弟，及人間善聲調者，凡三百餘人，並付太樂。倡優獷雜，咸來萃止。其哀管新聲，淫弦巧奏，皆出鄴城之下，高、齊之舊曲云。

梁氏之初，樂緣齊舊。武帝思弘古樂，天監元年，遂下詔訪百僚曰：「夫聲音之道，與政

通矣，所以移風易俗，明貴辨賤。而韶、護之稱空傳，咸、英之實靡託，魏晉以來，陵替滋甚。遂使雅鄭混淆，鍾石斯謬，天人缺九變之節，朝醺失四懸之儀。朕昧旦坐朝，思求厥旨，而舊事匪存，未獲釐正，寤寐有懷，所爲歎息。卿等學術通明，可陳其所見。」於是散騎常侍、尚書僕射沈約奏答曰：「竊以秦代滅學，樂經殘亡。至于漢武帝時，河間獻王與毛生等，共採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，以作樂記。其內史丞王定，傳授常山王禹。劉向校書，得樂記二十三篇，與禹不同。向別錄，有樂歌詩四篇、趙氏雅琴七篇、師氏雅琴八篇、龍氏雅琴百六篇。唯此而已。晉中經簿，無復樂書，別錄所載，已復亡逸。案漢初典章滅絕，諸儒摺拾溝渠牆壁之間，得片簡遺文，與禮事相關者，卽編次以爲禮，皆非聖人之言。月令取呂氏春秋，中庸、表記、防記、緇衣，皆取子思子，樂記取公孫尼子，檀弓殘雜，又非方幅典誥之書也。禮既是行，已經邦之切，故前儒不得不補綴以備事用。樂書事大而用緩，自非逢欽明之主，制作之君，不見詳議。漢氏以來，主非欽明，樂既非人臣急事，故言者寡。陛下以至聖之德，應樂推之符，實宜作樂崇德，殷薦上帝。而樂書淪亡，尋案無所。宜選諸生，分令尋討經史百家，凡樂事無小大，皆別纂錄。乃委一舊學，撰爲樂書，以起千載絕文，以定大梁之樂。使五英懷慚，六莖興愧。」

是時對樂者七十八家，咸多引流略，浩蕩其詞，皆言樂之宜改，不言改樂之法。帝旣素

善鍾律，詳悉舊事，遂自制定禮樂。又立爲四器，名之爲通。通受聲廣九寸，宣聲長九尺，臨岳高一寸二分。每通皆施三絃。一曰玄英通：應鍾絃，用一百四十二絲，長四尺七寸四分差強；黃鍾絃，用二百七十絲，長九尺；大呂絃，用二百五十二絲，長八尺四寸三分差弱。二曰青陽通：太簇絃，用二百四十絲，長八尺；夾鍾絃，用二百二十四絲，長七尺五寸弱；姑洗絃，用二百一十四絲，長七尺一寸一分強。〔二〕三曰朱明通：中呂絃，用一百九十九絲，長六尺六寸六分弱；蕤賓絃，用一百八十九絲，長六尺三寸二分強；林鍾絃，用一百八十絲，長六尺。四曰白藏通：夷則絃，用一百六十八絲，長五尺六寸二分弱；南呂絃，用一百六十絲，長五尺三寸二分大強；無射絃，用一百四十九絲，長四尺九寸九分強。因以通聲，轉推月氣，悉無差違，而還相得中。又制爲十二笛，黃鍾笛長三尺八寸，大呂笛長三尺六寸，太簇笛長三尺四寸，夾鍾笛長三尺二寸，姑洗笛長三尺一寸，中呂笛長二尺九寸，蕤賓笛長二尺八寸，林鍾笛長二尺七寸，夷則笛長二尺六寸，南呂笛長二尺五寸，無射笛長二尺四寸，應鍾笛長二尺三寸。用笛以寫通聲，飲古鍾玉律并周代古鍾，並皆不差。於是被以八音，施以七聲，莫不和韻。

是時北中郎司馬何佟之上言：「案周禮『王出入則奏王夏，戶出入則奏肆夏，牲出入則奏昭夏』。今樂府之夏，唯變王夏爲皇夏，蓋緣秦漢以來稱皇故也。而齊氏仍宋儀注，迎神

奏昭夏，皇帝出入奏永至，牲出入更奏引牲之樂。其爲舛謬，莫斯之甚。請下禮局改正。『周捨議，以爲禮』王入奏王夏』，大祭祀與朝會，其用樂一也。而漢制，皇帝在廟，奏永至樂，朝會之日，別有皇夏。二樂有異，於禮爲乖，宜除永至，還用皇夏。又禮『尸出入奏肆夏，賓入大門奏肆夏，則所設唯在人神，其與迎牲之樂，不可濫也。宋季失禮，頓虧舊則，神入廟門，遂奏昭夏，乃以牲牢之樂，用接祖考之靈。斯皆前代之深疵，當今所宜改也。時議又以爲周禮云：『若樂六變，天神皆降。』神居上玄，去還恍惚，降則自至，迎則無所。可改迎爲降，而送依前式。又周禮云：『若樂八變，則地祇皆出，可得而禮。』地宜依舊爲迎神。並從之。又以明堂設樂，大略與南郊不殊，惟壇堂異名，而無就燎之位。明堂則徧歌五帝，其餘同於郊式焉。

初宋、齊代，祀天地，祭宗廟，準漢祠太一后土，盡用宮懸。又太常任昉，亦據王肅議云：『周官』以六律、五聲、八音、六舞大合樂，以致鬼神，以和邦國，以諧兆庶，以安賓客，以悅遠人。是謂六同，一時皆作。今六代舞，獨分用之，不厭人心。』遂依肅議，祀祭郊廟，備六代樂。至是帝曰：『周官分樂饗祀，虞書止鳴兩懸，求之於古，無宮懸之議。何？事人禮縉，事神禮簡也。天子襲袞，而至敬不文，觀天下之物，無可以稱其德者，則以少爲貴矣。大合樂者，是使六律與五聲克諧，八音與萬舞合節耳。豈謂致鬼神祇用六代樂也？其後卽言』分

樂序之，以祭以享。此乃曉然可明，肅則失其旨矣。推檢載籍，初無郊禋宗廟徧舞六代之文。唯明堂位曰：『禘祀周公於太廟，朱干玉戚，冕而舞大武，皮弁素積，裼而舞大夏。納夷蠻之樂於太廟，言廣魯於天下也。』夫祭尙於敬，無使樂繁禮黷。是以季氏逮闇而祭，繼之以燭，有司跛倚。其爲不敬大矣。他日祭，子路與焉，質明而始，晏朝而退。孔子聞之，曰：『誰謂由也不知禮乎？』若依肅議，郊既有迎送之樂，又有登歌，各頌功德，徧以六代，繼之出入，方待樂終。此則乖於仲尼肄晏朝之意矣。於是不備宮懸，不徧舞六代，逐所應須。卽設懸，則非宮非軒，非判非特，宜以至敬所應施用耳。宗廟省迎送之樂，以其闕宮靈宅也。

齊永明中，舞人冠幘並簪筆，帝曰：『筆笏蓋以記事受言，舞不受言，何事簪筆？豈有身服朝衣，而足綦屨？』於是去筆。

又晉及宋、齊，懸鍾磬大準相似，皆十六架。黃鍾之宮：北方，北面，編磬起西，其東編鍾，其東衡大於鍾，不知何代所作。其東鍾鍾。太簇之宮：東方，西面，起北。蕤賓之宮：南方，北面，起東。姑洗之宮：西方，東面，起南。所次皆如北面。設建鼓於四隅，懸內四面，各有祝敔。帝曰：『著晉、宋史者，皆言太元、元嘉四年，四廂金石大備。今檢樂府，止有黃鍾、姑洗、蕤賓、太簇四格而已。六律不具，何謂四廂？備樂之文，其義焉在？』於是除去衡鍾，設十二鍾，各依辰位，而應其律。每一鍾，則設編鍾磬各一虞，合三十六架。植建

鼓於四隅。元正大會備用之。

乃定郊禋宗廟及三朝之樂，以武舞爲大壯舞，取易云「大者壯也」，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也。以文舞爲大觀舞，取易云「大觀在上」，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也。國樂以「雅」爲稱，取詩序云：「言天下之事，形四方之風，謂之雅。雅者，正也。」止乎十二，則天數也。乃去階步之樂，增撤食之雅焉。衆官出入，宋元徽三年儀注奏肅威樂，齊及梁初亦同。至是改爲俊雅，取禮記：「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，」曰俊士也。「二郊、太廟、明堂，三朝同用焉。皇帝出入，宋孝建二年秋起居注奏永至，齊及梁初亦同。至是改爲皇雅，取詩「皇矣上帝，臨下有赫」也。二郊、太廟同用。皇太子出入，奏胤雅，取詩「君子萬年，永錫爾胤」也。王公出入，奏寅雅，取尚書、周官「貳公弘化，」寅亮天地」也。上壽酒，奏介雅，取詩「君子萬年，介爾景福」也。食舉，奏需雅，取易「雲上於天，需，君子以飲食宴樂」也。撤饌，奏雍雅，取禮記「大饗客出以雍撤」也。並三朝用之。牲出入，宋元徽二年儀注奏引牲，齊及梁初亦同。至是改爲滌雅，取禮記「帝牛必在滌三月」也。薦毛血，宋元徽三年儀注奏嘉薦，齊及梁初亦同。至是改爲牲雅，取春秋左氏傳「牲牷肥腍」也。北郊明堂、太廟並同用。降神及迎送，宋元徽三年儀注奏昭夏，齊及梁初亦同。至是改爲誠雅，取尚書「至誠感神」也。皇帝飲福酒，宋元徽三年儀注奏嘉祚，至齊不改，梁初，改爲永祚。至是改爲獻雅，取禮記「祭統

「尸飲五，君洗玉爵獻卿」。^{〔四〕}今之福酒，亦古獻之義也。北郊、明堂、太廟同用。就燎位，宋元徽三年儀注奏昭遠，齊及梁不改。就埋位，齊永明六年儀注奏隸幽。至是燎埋俱奏禋雅，取周禮大宗伯「以禋祀祀昊天上帝」也。其辭並沈約所製。今列其歌詩三十曲云。^{〔五〕}

俊雅，歌詩三曲，四言：

設官分職，髦俊攸俟。髦俊伊何？貴德尚齒。唐父咸事，周寧多士。區區衛國，猶賴君子。漢之得人，帝猷乃理。

開我八襲，關我九重。珩佩流響，纓紱有容。袞衣前邁，列辟雲從。義兼東序，事美西雍。分階等肅，異列齊恭。

重列北上，分庭異陞。百司揚職，九賓相禮。齊、宋舅甥，魯、衛兄弟。思皇藹藹，羣龍濟濟。我有嘉賓，實惟愷悌。

皇雅，三曲，五言：

帝德實廣運，車書靡不賓。執珪朝羣后，垂旒御百神。八荒重譯至，萬國婉來親。華蓋拂紫微，勾陳繞太一。容裔被緹組，參差羅罕畢。星回照以爛，天行徐且謐。清蹕朝萬宇，端冕臨正陽。青綯黃金纒，袞衣文繡裳。旣散華蟲采，復流日月光。

胤雅，一曲，四言：

自昔殷代，哲王迭有。降及周成，惟器是守。上天乃眷，大梁既受。灼灼重明，仰承元首。體乾作貳，命服斯九。置保置師，居前居後。前星北耀，克隆萬壽。

寅雅，一曲，三言：

禮莫違，樂具舉。延藩辟，朝帝所。執桓蒲，列齊、莒。垂袞毳，紛容與。升有儀，降有序。齊簪紱，忘笑語。始矜嚴，終酣醕。

介雅，三曲，五言：

百福四象初，萬壽三元始。拜獻惟衰職，同心協卿士。北極永無窮，南山何足擬。壽隨百禮洽，慶與三朝升。惟皇集繁祉，景福互相仍。申錫永無遺，穰簡必來應。百味既含馨，六飲莫能尙。玉疊信湛湛，金卮頗搖漾。敬舉發天和，祥祉流嘉貺。

需雅，八曲，七言：

實體平心待和味，庶羞百品多爲貴。或鼎或鼐宣九沸，楚桂胡鹽芼芳卉。加籩列俎彫且蔚。

五味九變兼六和，令芳甘旨庶且多。三危之露九期禾，圓案方丈粲星羅。皇舉斯樂同山河。

九州上腴非一族，玄芝碧樹壽華木。終朝采之不盈掬，用拂腥羶和九穀。既甘且飫致

遐福。

人欲所大味爲先，興和盡敬咸在旃。碧鱗朱尾獻嘉鮮，紅毛綠翼墜輕翾。臣拜稽首萬斯年。

擊鍾以俟惟大國，況乃御天流至德。侑食斯舉揚盛則，其禮不愆儀不忒。風猷所被深且塞。

膳夫奉職獻芳滋，不麝不天咸以時。調甘適苦別澠、淄，其德不爽受福釐。於焉逸豫永無期。

備味斯饗惟至聖，咸降人神禮爲盛。或風或雅流歌詠，負鼎言歸啓殷命。悠悠四海同茲慶。

道我六穗羅八珍，洪鼎自爨匪勞薪。荆包海物必來陳，滑甘滫醢味和神。以斯至德被無垠。

雍雅，三曲，四言：

明明在上，其儀有序。終事靡愆，收鉶撤俎。乃升乃降，和樂備舉。天德莫違，人謀是與。敬行禮達，茲焉讌語。

我餽惟阜，我有孔庶。嘉味既充，食旨斯飫。屬厭無爽，冲和在御。擊壤齊歡，懷生等

豫。蒸庶乃粒，實由仁恕。

百司警列，皇在在陛。既飫且醕，卒食成禮。其容穆穆，其儀濟濟。凡百庶僚，莫不愷悌。奄有萬國，抑由天啓。

滌雅，一曲，四言：

將修盛禮，其儀孔熾。有脕斯牲，國門是置。不黎不腐，靡愆靡忘。呈肌獻體，永言昭事。俯休皇德，仰綏靈志。百福具膺，嘉祥允洎。駿奔伊在，慶覃遐嗣。

桂雅，一曲，四言：

反本興敬，復古昭誠。禮容宿設，祀事孔明。華俎待獻，崇碑麗牲。充哉繭握，肅矣簪纓。其膺既啓，我豆既盈。庖丁遊刃，葛盧驗聲。多祉攸集，景福來并。

誠雅，一曲，三言：南郊降神用。

懷忽慌，瞻浩蕩。盡誠潔，致虔想。出杳冥，降無象。皇情肅，具僚仰。人禮盛，神途敞。優明靈，申敬饗。感蒼極，洞玄壤。

誠雅，一曲，三言：北郊迎神用。

地德溥，崑丘峻。揚羽翟，鼓應輦。出尊祗，展誠信。招海瀆，羅岳鎮。惟福祉，咸昭晉。

誠雅，一曲，四言：南北郊、明堂、太廟送神同用。

我有明德，馨非稷黍。牲玉孔備，嘉薦惟旅。金懸宿設，和樂具舉。禮達幽明，敬行樽俎。鼓鍾云送，遐福是與。

獻雅，一曲，四言：

神宮肅肅，天儀穆穆。禮獻既同，膺此釐福。我有馨明，無愧史祝。

禋雅，一曲，四言：就燎。

紫宮昭煥，太一微玄。降臨下土，尊高上天。載陳珪璧，式備牲牷。雲孤清引，枸虞高懸。俯昭象物，仰致高煙。肅彼靈祉，咸達皇虔。

禋雅，一曲，四言：就埋。

盛樂斯舉，協徵調宮。靈饗慶洽，祉積化融。八變有序，三獻已終。坎牲瘞玉，酬德報功。振垂成呂，投壤生風。道無虛致，事由感通。於皇盛烈，比祚華嵩。

普通中，薦蔬之後，改諸雅歌，勅蕭子雲製詞。既無牲牢，遂省滌雅、牲雅云。

南郊，舞奏黃鍾，取陽始化也。北郊，舞奏林鍾，取陰始化也。明堂宗廟，所尚者敬，蕤賓是爲敬之名，復有陰主之義，故同奏焉。其南北郊、明堂、宗廟之禮，加有登歌。今又列其歌詩一十八曲云。

南郊皇帝初獻奏登歌，二曲，三言：

噉既明，禮告成。惟聖祖，主上靈。爵已獻，疊又盈。息羽籥，展歌聲。優如在，結皇情。

禮容盛，樽俎列。玄酒陳，陶匏設。獻清旨，致虔潔。王既升，樂已闋。降蒼昊，垂芳烈。

北郊皇帝初獻奏登歌，二曲，四言：

方壇既坎，地祇已出。盛典弗愆，羣望咸秩。乃升乃獻，敬成禮卒。靈降無兆，神饗載謐。允矣嘉祚，其升如日。

至哉坤元，實惟厚載。躬茲奠饗，誠交顯晦。或升或降，搖珠動佩。德表成物，慶流皇代。純嘏不愆，祺福是賚。

宗廟皇帝初獻奏登歌，七曲，四言：

功高禮洽，道尊樂備。三獻具舉，百司在位。誠敬罔愆，幽明同致。茫茫億兆，無思不遂。蓋之如天，容之如地。

殷兆玉筐，周始邠王。於赫文祖，基我大梁。肇土七十，奄有四方。帝軒百祀，人思未忘。永言聖烈，祚我無疆。

有夏多罪，殷人塗炭。四海倒懸，十室思亂。自天命我，殲凶殄難。既躍乃飛，言登天漢。爰饗爰祀，福祿攸贊。

犧象既飾，疊俎斯具。我鬱載馨，黃流乃注。峩峩卿士，駿奔是務。佩上鳴璫，纓還拂樹。悠悠億兆，天臨日煦。

猗與至德，光被黔首。鑄鎔蒼昊，甄陶區有。肅恭三獻，對揚萬壽。比屋可封，含生無咎。匪徒七百，天長地久。

有命自天，於皇后帝。悠悠四海，莫不來祭。繁祉具膺，八神聳衛。福至有兆，慶來無際。播此餘休，于彼荒裔。

祀典昭潔，我禮莫違。八簋充室，六龍解駢。神宮肅肅，靈寢微微。嘉薦既饗，景福攸歸。至德光被，洪祚載輝。

明堂徧歌五帝登歌，五曲，四言：

歌青帝辭：

帝居在震，龍德司春。開元布澤，含和尚仁。羣居既散，歲云陽止。飭農分地，人粒惟始。雕梁繡栱，丹楹玉墀。靈威以降，百福來綏。

歌赤帝辭：